

血溅戒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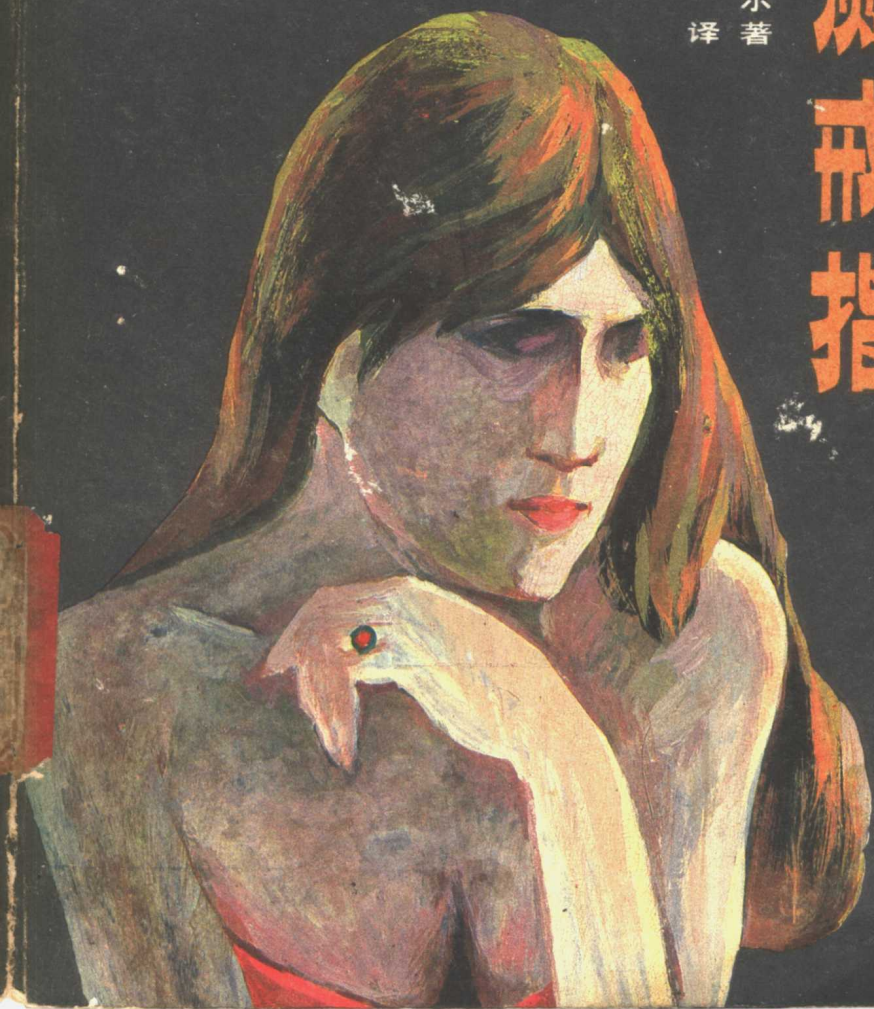
〔美国〕

丹尼利·斯蒂尔著

袁

枫

译



大学
图书馆

〔美国〕丹尼利·斯蒂尔 著
袁 枫 译

血 溅 戒 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呼和浩特

血 凝 戒 指

XUE JIAN JIE ZHI

(美国)丹尼利·斯蒂尔 著

袁 枫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60千 插页: 2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2,200册

统一书号: 10089·417 每册: 2.30元

内 容 简 介

德国银行家瓦尔马尔之妻凯撒特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人，然而，她却如同一只关在金丝笼里的小鸟。一次舞会上，她与颇有名气的犹太作家多尔夫邂逅相遇，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希特勒把罪恶的双手伸向犹太人。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玫瑰色的梦。多尔夫的惨死，使凯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终于熄灭了她生命的火焰。

岁月如流。十年后，女儿亚利安娜和儿子都长大了。亚利安娜楚楚动人，儿子又到了十六岁应征的年龄。瓦尔马尔对希特勒发动的这场罪恶战争早已深恶痛绝。他为了保全儿子，带他逃往瑞士，然而，在返回途中不幸遇难。象母亲一样疼爱过亚利安娜的老保姆，出于对元首的忠诚，告发了此事，使亚利安娜落入魔掌。幸得一位痛恨战争、同情她的遭遇的纳粹中尉相救，她才脱离虎口。共同的不幸把他们俩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可是，幸福并不久长。柏林陷落，中尉横尸帝国大厦的广场上。亚利安娜孤苦伶仃，只身逃亡到美国。

亚利安娜在难民船上，病得奄奄一息。在一位好心的罗斯婶婶帮助下，她才幸免于死，并与罗斯之子保罗结了婚。正当她又一次扬起生活的风帆之时，不幸又降临到她的头上。她惊喜地得知，自己和死去的丈夫曼夫莱德已经有了孩子。真相暴露后，保罗怀着对她的深深怨恨，决然抛弃了她。

亚利安娜历经千辛万苦，把儿子抚养成人，生活的朝霞重又在她的头上升起。战争结束了，它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和创伤也应该一去不复返了。

第 一 卷

凯 撒 特

第一章

凯撒特·冯·哥特哈特独自坐在沙格顿堡公园的湖畔，默默地注视着小石子在湖面上激起的层层涟漪。她纤细秀美的小手又拿起一块光滑的石子，停了片刻，漫无目的地随手把它丢进湖里。夏末的天气还是那么热，阳光灿烂。凯的一头金红的头发美妙地形成了一个大波浪，披散在肩头。头发的一边别着一只乳白色象牙梳子，在闪光的金发衬托下显得十分雅致。她娟秀的面容是那样优雅，一双大大的杏眼，蓝得就象她身后斜坡上盛开的花朵。噢，那双眼睛时而象在微笑，时而又象在温柔地低语，时而柔情万千，时而又象是在嘲弄。忽然之间，又会变得那么微妙，仿佛远离了眼前的一切，飘入遥远的梦境之中，如同湖对面的沙格顿堡宫，远离喧嚣的城市，独自矗立在远方。谁也说不清那座城堡的历史，它总象在无声无息地注视着凯，好象她更属于它那个古老的年代。

凯躺在湖畔的绿草地上，就象一幅彩色油画或是梦幻中的睡美人。她把细嫩的双手轻轻地伸到绿茵中，寻找着石子。近旁，一群鸭子摇摇摆摆地跳进湖里，两个小孩儿兴高采烈地拍着手。凯瞧着他们，孩子们笑着跑开了。好一会儿，她象是还在寻觅着他们可爱的笑脸。

“你在想什么呢？”身边的声音把她从沉思中唤醒，她脸上露出笑容，缓缓地回过头。

“没想什么。”她笑着伸出手，手指上那枚镶着钻石的图章戒指在阳光下耀眼夺目。可他丝毫没注意到这个，他根本不在乎



她佩戴什么贵重的金银手饰。只有凯占据了他整个心灵。对他来说，凯身上似乎隐匿着生命和美这些无穷的奥秘，她就象是一个他从未找到答案的永恒的秘密，或是一件珍贵的，使他永远无法全部得到的礼物。

他们是在去年冬天一次庆祝他第二部作品《吻》问世的晚会上相识的。他以他那种特有的大胆和直率的气质赢得了这位日耳曼女郎的心。他的第二部佳作则为他带来了更大的荣誉。小说中充满了神经质和爱情。在德国现代文学中，他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他是人们谈论的中心，是现代派

人物，甚至有点专横，但的确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年仅三十三岁的多尔夫·斯特尼已达到了他的鼎盛时期，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在他们最初相遇的那个晚上，凯撒特·冯·哥特哈特那非凡的美，就已使他心醉神迷了。他曾听人们说起过凯，在柏林，对凯几乎无人不晓。她好象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那么柔弱娇小。多尔夫第一眼看到她，就感到他们俩心底似乎有着同一种痛苦。她当时穿着一件混织着金线的紧身衣，金色的小帽刚好盖住那长长的金发，黑豹皮大衣搭在胳膊上。不是那金子、黑豹皮大衣，而是她那异乎寻常的、独具一格的风姿，她那非凡的气质，她那在喧闹的大厅里显露出的沉静的神态使他心驰神往。说到底，倒是她那双传神的蓝眼睛最使他感到心醉。当她转身对他莞尔一笑的时候，多尔夫觉得他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

“祝贺您。”

他只顾呆呆地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突然间感到，自己不是三十三岁，而只是个十岁的小孩子。直到他留意到她也不轻松时，才说：“祝贺我什么？”她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尽管她气质高贵，举止文雅，但决非冷若冰霜，叫人敬而远之。他觉得，是盯在她美丽的脸的那些赞赏和羡慕的目光搅得她心神不定，是这些摩肩接踵的红男绿女们令她心烦意乱。那天晚上，她很早就离去了。还在他与宾客们周旋之际，她就象童话中的“灰姑娘”一样不见了。他渴望追寻她，重新见到她，再多看一眼她那双海水般、深蓝色的眼睛，哪怕只有几秒钟也好。

两个星期后，他们在公园，就在这个沙格顿堡公园里不期而遇了。当时，他一眼看见凯正出神地望着那座古城堡，过了一会儿，她又把含笑的目光投向一群嬉水的鸭子。

“您常来这儿吗？”他们并肩站了好一会儿。他那高大、强健的身体，微黑而俊美的男子汉的脸膛，与纤细娇小而美丽的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一头的乌发，就象她身上的那件黑豹皮大

衣一样黑亮，一双琥珀般明亮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 她。她点点头，带着孩子般神秘的微笑抬头看着他，“我小时候常到这儿来。”

“您是柏林人吧？”这话问得真蠢，可他当真不知该问些什么才好。

她毫无恶意地笑他。“是的！那您呢？”

“我是慕尼黑黑人。”她又点了点头。他们就这样默默无语，相视站了很久。他对她的年龄心里没数，二十二，还是二十四，真说不好。突然间，他听到一串银铃般悦耳的笑声。原来她看到三个孩子和小狗追逐玩耍，蹦跳着、闪避着追来的保姆。他们把裤子卷到膝盖上，走进水里，岸边的小狗不满地汪、汪叫着，硬是不肯跟他们下水玩。

“我小时候有一次也这样做过，保姆罚我一个月不许到公园里来玩。”他听了这话，开心地放声笑了起来。不难想象当时的情景：她现在仍象一个小女孩儿，裸露着小腿在水里趟来趟去，只是她这件华贵的貂皮大衣，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让人难以相信，她也曾有过无拘无束的时刻。他仿佛看见一个头戴怪里怪气的帽子，穿着浆过的硬领制服的古板的家庭女教师，一脸愠色斥责她，把恋恋不舍的那个小女孩儿从湖边带走。那是哪一年？一九二〇年还是一九一五年？那几年，他一直是一边上学，一边做工。每天上学前和放学后，他都要在母亲开的面包房里干活。那些往事离开眼前这个金发女人是多么遥远啊！

从那以后，他常到沙格顿堡公园里来。理由是：伏案一整天，需要吸些新鲜空气，活动一下身体。其实，他心里却再清楚不过了。他总想见到那张迷人的脸和那双楚楚动人的蓝眼睛，那一头可爱的金发……终于在湖边，他又见到了她。看到他，她似乎也很高兴。于是一切也就不言而喻了。从此，他一放下笔就赶到这儿来散步。如果他时间搞得准，她一定会在那儿的。

他们俩真成了那座城堡神圣的守护人，成了湖畔玩耍的孩子

们的代理家长。他们讲述自己童年时代的种种趣事，互相倾听对方所描绘的自己多年的梦想。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他们得到了别人所不能分享的快乐。她一度想成为演员，父亲为此颇为不满。但这一愿望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永远不可磨灭。虽然她很清楚当演员是决不可能的，可她仍旧不能完全摆脱那种诱惑，时常幻想在晚年，她会写一个剧本。每当他对她谈起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总是讲自己的创作是如何起步的，第一部书出版后他的感受如何深切。这一切总是深深地吸引着她。他至今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也许永远也不会相信。他的处女作问世已经五年了，离开慕尼黑到柏林也有七年了。三年前，他就买下了这幢房子，两年 before 古老幽静的沙格顿堡的那个住宅又归他所有……然而，这一切象是在做梦，他从不相信他所得到的这一切财富，所以，他仍是那样生机勃勃，那样富有进取精神。他的眼睛中总闪动着探索与奋斗的星光。多尔夫·斯特尼对生活 and 事业满怀热情，他还是头一次这样强烈地爱着一个人。

他的谈话使凯撒特那样着迷。一提起他的书，她总觉得书中的故事变成了真事儿，故事中的人物也那样栩栩如生，似乎被赋予了生命。和他在一起，她觉得自己也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过去了。随着频繁不断的幽会，他发现她的目光不再是那么怯懦了。他在湖畔与她相会时，凯显得和从前大不一样了。她变得更加迷人，更加年轻、活泼了。

“凯，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吗？”一次，当他们在温柔的春风里漫步在湖畔时，他有意逗趣地说。

“那你是不是为我写一部书呢？”

“可以吗？”

她垂下美丽的眼睛，想了一会儿，又慢慢抬起头看着他，“不行，”她摇摇头说：“没有什么可写的。这些年，我既没有奋斗，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只是平平淡淡而已。”

他凝视着她，那双蓝眼睛表达了许多不可言喻的东西。“你

真是这样想的吗？”

“这是真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将来总有一天还会离开它。可我这一生就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赴上千次宴会，到大剧院没完没了地听第一流的演唱……我的朋友，这就是我的生活。”只有二十九岁的凯，她的话听起来是那么凄凉而绝望。她对生活曾有过多么截然不同的希冀和追求啊！

“那你的剧本呢？”

她耸了一下肩头。他们彼此心里都明白，她只是一个关在宝石装饰的笼子里的囚徒。她抬头对他笑着。“所以，我对名誉地位的希求并不高。我只不过想让你为我编选一些虚构的故事，把我写进小说里，描绘成一个有异国情调的女子。”实际上，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种念头，但他还有点胆怯，不想告诉她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挽着她的胳膊，幽默地说：“好吧，那我们至少可以干些你喜欢的事。你愿意扮演什么角色呢？什么人物形象合你的意呢？间谍，女外科医生，还是某个知名人士的情妇呢？”

她做了一个鬼脸。“多可怕！真的，多尔夫，多无聊啊！不，让我们想想看……”他们坐在草地上，凯随手拿掉她的宽边草帽，晃动着一头松软的金发。“一个女演员，我看……你能使我成为伦敦大舞台上的名星……”她歪着头，把头发在纤细的手指上绕来绕去。钻石戒指在阳光下变得光彩夺目。“那我可以去美国，在那儿成为一个红极一时的大名星。”

“去美国？美国什么地方？”

“纽约。”

“你去过纽约吗？”

她点了点头。“十八岁那年我和父亲一同去过。真不敢相信，我们是……”她本想告诉他，父母是作为在纽约的艾斯特夫妇和在首都华盛顿的总统的宾客应邀前去美国的。但她不愿意那样做，她可不想在他面前炫耀自己，她只想做他的朋友。她从

心眼里喜欢他，所以根本没想过玩弄女性的那些小小的鬼把戏。她也并不看重他的名声，她才不在乎那个呢。事实上，他也决不会因自己的名声而忘乎所以。他就是他。这点他们很清楚，因此谁也不曾谈及过这些事情。

“你们怎么啦？你还没说完呢！”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那美丽而清秀的脸庞距离他竟是那么近。

“我们真爱上纽约那个地方了，至少我是这样。”她轻轻叹息着，若有所思地看着湖水。

“纽约和柏林有相似的地方吗？”

她那飘忽的目光扫过他的脸，摇着头，好象要忘记眼前的沙格顿堡宫似的。“不，它妙极了！那个城市一切都是簇新的，而且十分现代化。繁华多彩的街道真令人振奋！”

“与之相比，柏林就显得太枯燥单调、默守成规了！”他真忍不住想笑她。在他看来，柏林和纽约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你在嘲笑我！”她口气里含着责备的意味，可眼神却是柔和的。同他在一起，她是那么轻松而愉快。她每天都期待着下午象固定的仪式般的散步。她想避开做妻子、母亲的责任和义务感对她的限制与束缚，却神差鬼使般地使她越来越多地赶到公园同他相会。

“我觉得你真好笑，凯。你真会不高兴吗？”他深情地注视着凯。

“没有！”她慢慢地摇着头，“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是我所有熟人中最为知己的人。”凯的话一下子搅乱了他内心世界的平静，因为他也有着同感。凯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是一个美丽的梦幻。除了在公园里相会外，她还是常常避开他。“你能理解我的话吗？”他点点头，不知怎么开口。他时时担心他的话会刺伤她脆弱而敏感的心，不愿她因此而退却，失去下午这段珍贵的时光。

“是的，我完全能理解。”突然，一种近乎于疯狂的冲动驱使他一把握住她那柔嫩的小手……许久，他热切地说：“你愿意

到我那儿喝杯茶吗？”

“现在？”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使她的心莫名其妙地跳荡起来。她想去，可又下不了决心……她还没有想过。

“对，就现在。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

“哦，没有。”她本来可以对他说，她很忙，还有个约会，要么她已经答应某人去喝茶了，可她却没这样说。她抬起头，用那双摄人心魄的滚动着热浪的眼睛看着他。“我很高兴。”

他们就这样一路上谈笑风生，肩并肩地走了。他们第一次悄悄离开了“伊甸园”的保护范围，彼此内心不免有些不安。他给她讲的尽是一些饶有趣味的小故事。她开心地笑着，急急忙忙紧随在他身边。这个决定，突然使他们有了一种紧迫感，仿佛这就是他们数日来在公园散步一心想望的事情。

沉重的雕花大门缓缓地打开了，他们走进一个考究的大理石结构的大厅。在一张毕德麦耶尔①式书桌上面悬挂着一幅精美的巨大的油画。她跟在他后面走进的时候，空旷的大厅里回旋着他们单调的足音。

“那么，这就是著名作家的寓所了？”

他摘掉帽子，扔到桌上，不大自然地对她笑了笑。“这幢房子远比我这个人有名气啊！它原是十七世纪一位男爵的家产，后来一直在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手里。”他有点洋洋自得地环顾着，然后看着正在仰头欣赏装璜精美的天花板的凯撒特，微微一笑。

“真美呀，多尔夫！”她看上去那么平静而自如。他伸出手说：“来，我带你看一看别的房间。”

其余的屋子并不比大厅逊色：天花板精雕细刻出复杂而精美的花纹，拼花地板，玲珑剔透的水晶镂花大吊灯，还有那可以

①毕德麦耶尔（Biedermeier）：法国的一种文学艺术流派，后来连建筑、绘画、音乐都受其影响。

观赏到花园景致的、长长的落地式玻璃窗。从那儿一眼就能看到满园盛开的花朵。主楼有一间宽敞的起居室和一间较小的私人书房。二楼是厨房、餐厅，还有一间专供女仆使用的房间，他在那里存放着一辆自行车和三副滑雪板。再上面一层是两间布置华丽舒适的大卧室，从那儿可以眺望沙格顿堡宫。每间卧室都带有一个可供人娱乐、消遣的大阳台。在那间较大的卧室的一角，有一个弯弯曲曲的小楼梯。

“上面还有什么？”她好奇地问道。这房子的确漂亮，让人赏心悦目，多尔夫有足够的理由为它感到自豪。

多尔夫满心欢喜，看到她这样感兴趣，他甚为高兴。“上面是我的象牙之塔——我的工作室。”

“我以为你在楼下那个书房工作呢！”

“不，那是用来招待朋友的。那个大起居室还有点让我害怕呢，可……”他指着楼梯顶说，“那儿就是。”

“我可以上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只要你能穿过我堆在书桌周围的稿纸堆就行。”

其实上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稿纸堆。写字台上整理得井井有条。那是个环境雅致、布局奇特的小房间，从那儿可以一览无余地俯瞰整个柏林。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摆着一叠叠的书，一面墙上有一个温暖的小壁炉。实际上，那儿完全可以住人。凯轻松地吐了吐舌头，一下子坐进桌前那个宽大的红皮椅子上。

“这儿可真美，太可爱了！”她把梦幻般的目光投向离窗外不远的公园。

“正是为了这间漂亮的屋子，我才买下这整幢房子的。我太喜欢这个‘象牙塔’了。窗外是让人心旷神怡的景色。”

“即使没有这个别具一格的‘象牙之塔’，我也不会怪你的。”她把一条腿悠然地搭在另一条腿上，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恬静的目光，笑吟吟地看着他。“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会怪你吗？因为在

这儿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由自在。我觉得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天。”她始终这样注视着他。

“也许真是这样。”他的声音象是温柔的低语，“这房子，这些年一直在期待着你的到来……就象我期待你一样。”他浑身一颤，本来没想告诉她这个。凯的眼神里没有半点不满。“真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没什么，多尔夫。”说着，她向他伸出手臂。她那钻戒闪着耀眼的光。他轻轻地握住她的手，来不及想什么，就把她拥在自己结实有力的怀抱里。在阳光照耀的春日里，他们互相热烈地亲吻着，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她如饥似渴地吻他，就象火一样热情的吻，点燃了他心中爱的烈焰。过了很久，他们如梦初醒，渐渐地冷静下来，慢慢地分开了。

“凯……”他的目光中交织着痛苦与欢乐。她直起身子，转过去看着窗外。

“别……别对我说对不起。”她喃喃地说，“我不愿意听到……我不能……”她转身面对着他，眼睛里流露出同样痛苦的神情。“这是我盼望已久的。”

“可是……，”他真恨自己这样优柔寡断，但他还得说，这对她好。

她抬起手打断他的话：“我懂你的意思，凯撒特·冯·哥特哈特从未说起过这种事，不是吗？”她的目光那么冷漠。“你说得不错，我是没有提过。可我真向往，天哪！我多么渴望得到这爱！直到刚才，我才明白我是多么需要你的爱！在这以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按我自己的意愿生活。你知道我的生活中有什么吗？多尔夫，没有，什么也没有。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什么也不是。我的生活就象在荒芜的沙漠那样寂寞空虚。”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我一心渴望你能充实我孤独的靈魂。”她慢慢转过身子，说了声“对不起”。

他缓缓走到她的身后，搂住她的腰。“别这样，别觉得你没有价值。你就是我的一切，这几个月来，我唯一想到的就是要更好地理解你，和你在一起，分担你的忧愁。我的一切都愿意属于你。凯，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我只是不愿意把你硬拉进我的生活天地，让你永远失去以往优越而安稳的环境。我没有权利那样做，更没有权利把你塞进一个不能使你愉快幸福生活的地方。”

“什么？这个地方会使我不幸福？”她不相信地看着他，“你是说，我和你在一起会感到不幸福吗？哪怕只有一个小时？”

“正是这样。你刚才说多长时间？是一小时，两小时，还是一个下午？”他满脸愠怒地看着她。

“足够了！我一生中只要有几分钟也足以让我满足了。”她嘴唇颤抖着……垂下头，“我爱你，多尔夫，我爱你……我……”

多尔夫用一阵热烈的吻使她安静下来。接着，他们默默地走下狭窄的楼梯，来到卧室。他温存地握着她的手，把她带到床边，轻轻地为她脱去身上那件华美的灰丝绸上衣，除去深色花缎内衣，解开里面精巧的胸衣束带。他的手触到了她天鹅绒一般光洁的身体。他们俩这样躺了很久。他们的唇、手、身体的每个部分及他们的两颗心都已融合在一起了。……

自那以后，四个月过去了。火一样的爱使他们都发生了变化。凯的双眼里闪动着激情的火花。她开始和他顽皮起来，老是跷着腿坐在那张宽大舒服的镂花床上，给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一天的趣事。至于多尔夫，他有了更新更高的立意和构思，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他身上似乎注入了一种新奇的力量，那力量来自心灵深处。他们尽情地分享着眼前的快乐和幸福，相信这是从未有人与他们共享过的。他们是两种不同境界的完美的结合。他经过艰难进取和顽强拼搏为自己赢得了这来之不易的荣誉。她虽然是软弱的，却竭尽全力冲破金枷玉锁。

偶尔，他们也去湖边散步，但再也不会流连忘返了。每次来